

第五十五章 偷香不誤賣書功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林婉兒覺著背上一陣麻癢，忍不住笑了起來，卻依然堅持著問道：“如果是我父母...”

範閑正在享受懷中女子美妙觸感的手忽然停了下來，正色看著她：“如果真是長公主和宰相大人，怎麼辦？”幸虧二人說這些事情的時候，身子還是十分香豔地疊在一起，有效地衝淡了話題的嚴肅與可怕。

長久的沉默之後，林婉兒勇敢地望著他的雙眼，雙手勾住他的脖頸：“如果嫁給你，我就是範家的媳婦兒。”

這句話的意思，範閑聽懂了，雖然這些天來的閨房夜話甜蜜中略有隱憂，也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從小就在宮中長大，是太後一手帶大的，極少與長公主一同生活，所以母女感情有些淡漠。但聽見這個回答，範閑依然是感動的難以自拔。

這一對青年男女，擁有相似的人生背景和成長歷程，所以很清楚對方心裏的苦與某種略顯自矜的驕傲，也正是如此，才會在慶廟那處一眼便定了終生。帝王家哪有感情可言？而範閑卻給了這位少女前所未有的情感衝擊與溫柔，而範閑自身也從這個黑暗的閨房裏找到了憩息自己已經有些疲憊心神的空間。

...

“什麼時候，你才能出去走走？”範閑抱著她。

林婉兒小心地躺在他的左肩上，免得碰到他的傷口，聽見這話後無奈答道：“我打小便在宮中，極少有機會出去。隻是從四年前舅舅給了我一個郡主的身分，這才有機會出門，隻是最近身子又弱了些...”她小意地望著他：“你是不是覺著老這麼偷偷摸摸地太不像話了？”

範閑一怔，壓低聲音笑道：“我可是最喜歡這種偷偷摸摸的感覺...隻是你這病還是需要走動走動。曬曬太陽的。”林婉兒聽見他自承喜歡這種偷偷摸摸的感覺，不由想到這些夜裏自己竟如此荒唐，讓這個年青男子在身邊躺著，兩頰不由滾燙，啞了一口，說道：“那明兒我進宮，去求求舅舅。”

“舅舅？”範閑聽她喊得親熱，不由低聲笑了起來，“對，咱舅舅是天下最大地皇帝。他說句話你就是我夫人了。”

這時候範閑才想起來，將今天聖旨的事情說了說。聽到聖旨的內容，自己身邊這男子已經被封了太常寺協律郎。林婉兒知道這門婚事終於定了下來，驚喜之餘，忍不住又羞了起來。

範閑微笑看著她臉上的紅暈，心想這個女孩子溫柔之中又夾著點靈，偏生卻是如此害羞。他到底還是總以為這個世界上的女子與前世的女子一樣。哪裏想到自己天天半夜來爬牆，對於一個堂堂郡主而言，早已是件很了不得的大事情。

“對了。上次我們在慶廟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你是隨誰在一起？”

“是和陛下啊。”林婉兒好奇回答道。

“啊？”範閑想到自己居然和九五之尊擦肩而過，不免心裏生出了一些別樣的感受，那貴人既然是皇帝陛下，與自己對了一掌的那位高手自然便是宮地侍衛頭子，想到自己能和侍衛頭子對了一掌後隻吐了幾口酸酸小血，又不免有些驕傲。

林婉兒看他臉上表情變幻著，來了興趣，盯著他的眼睛問道：“怎麼？很意外嗎？”

“隻能怪自己笨。沒想到那裏去。”範閑苦笑著說道：“總以為是太後或者長公主，唉，來到人世走一遭，如果連皇帝都沒有看見過，未免也太遺憾了些。”

“我雖然不大理會外麵的事情，但也知道範家是極得聖眷地，你若想見陛下，也不是什麼難事，更何況...”姑娘低頭含羞道：“大婚之後，總是要進宮拜見舅舅的。”

聽見大婚二字，再看這姑娘家含羞的動人神情，範閑心頭一蕩，攬著林婉兒的左手偷偷摸摸的下滑，沿著腰線一路向下，終於摸到了那片柔軟豐腴地所在，心頭蕩了又蕩漸趨**蕩，手掌揉了一揉複又搓揉，隻覺手掌下一片滑膩彈軟，十分適意。

之所以前些天林婉兒強忍羞意，讓範閑每日床前相伴夜話，便是因為發覺自己清逸脫塵的未婚夫實在是個守禮君子，這麼多天了，也隻是淺嚐香澤便滿足離去，從來沒有太過逾矩的事情，這樣林婉兒才放下心來，內心深處甚至還莫名驕傲。

不曾想，今日這廝受了傷，反而卻起了色心！所以當林婉兒感覺自己地臀兒被那隻手揉了一揉，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傻乎乎地睜著眼睛看著範閑足足有幾彈指的時間，看著範閑眼中的**越來越濃，才一聲輕呼醒過神來，滿臉帳的通紅，伸手去背後用力拔開對方的色爪。

範閑揉著那飽滿的臀尖，早已迷的神不守舍，怎肯放過，一側身便將她收進懷裏，右手受傷不便，那就...腳上，像隻大號考拉熊一般纏著想掙紮的姑娘，低頭便向那檀唇上吻了過去。

一觸之下，盡是濕暖溫熱。

許久之後，兩個人才緩緩分開，範閑隻覺心曠神怡，不知該如何言語，而林婉兒眼中也漸顯迷離之色，隻是淚水朦然，竟是羞的險些哭了出來。範閑看著林婉兒地表情，一時呆住，不知該說什麼好，趕緊笑著解釋：“沒控制住，沒控制住。”

“你欺負人。”林婉兒抽泣起來，隻是不敢驚動外麵圓子裏的侍衛和樓下的老嫗嫗，所以聲音有些小。

“我哪裏有？”範閑大感冤枉，心想都已經快成夫妻了，親熱一下又如何？

似乎猜到少年郎在想什麼，林婉兒鼓

鼓著腮幫子說道：“還有幾個月。”

範閑壞壞笑著望著她。說道：“這多**咱倆都一起過了，又何必在意那些。”

林婉兒卻最怕這個說法，一聽他說出口，羞的不行。攥著拳頭便往他身上砸去，隻是...砸到一半想到他身上有傷，隻好委屈地收了回來。哪料得她這一轉身，卻不巧碰著某處不雅地之不雅狀，婉兒再是溫柔自持，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再顧不得範閑的傷勢，猛地將他推離了床帷。

...

“早些回吧，身上還有傷呢。”林婉兒將臉埋在被窩裏，不敢看他。

範閑目光自然下滑。看著自己委屈說道：“那我明天再來看你。”

林婉兒將被窩拉下來一點點，露出那張可憐兮兮的臉蛋兒，求饒道：“你明天不是還有正事兒嗎？”

“啊。對了，後天書局開張。”範閑記了起來，監察院地人手還沒回京，這京裏總查不出什麼動靜，既然如此。便順手將該做的事情做了，正是磨刀不誤砍人功，這算得上是他的一點優秀品質？

他不忍再欺負這丫頭。隻好推開窗準備離去。月光透了進來，照在**，也照在了旁邊依舊熟睡的丫環身上，範閑忍不住偷笑了起來，不知道這個丫環天天睡地這麼好，不知道過幾日後會不會變得胖許多。

後一日書局開業，東川路上人頭攢動，連周遭的太學都出現了難得一見的逃學風潮，街畔樓中張燈結彩。一個方方正正的門臉全數用上好木材裹著，烏黑之中透著清亮，真是極有書香味的裝飾，隻是無奈何，今兒來的人太多，竟是汗臭味替了書香味。

來的人倒有大半是來瞧範閑的，大家都很好奇入京不過一個多月的範府私生子，怎麼就能混的如此風生水起，更加好奇一個能文能武地貴族公子哥兒，怎麼想到來開書局了，這世上賺錢的買賣挺多，賣書，怎看也不是個好出路。

自從刺殺的事件之後，範閑對生活地看法有了許多的改變，所以這家書局也沒有隱藏在幕後，而是很光明正大地站了出來，承認了自己及兄弟，就是這家書局的東主。他還給書局起了個名字，叫做“澹泊書局”，又請世子爺回家讓那位靖王爺親筆寫了，這才做了個橫匾掛在了門口。

身旁的人多在懷疑，這書局的名字是什麼意思，範閑解釋道，這是澹泊以明誌，其實“不煩不憂，澹泊不失”地意

思，又拋出諸葛的那句“非澹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將眾人小震了一震，世子最初聽見這解釋，也是虎軀一震，以為範家小子是借此向朝野上下眾人表白，表白自己不想插手任何事情，以示弱來換取安全。

其實隻有範若若最了解自己的兄長，知道澹泊地意思，就是說??曾經漂泊在澹州。

眼看著四周的人越來越多，範閑的額頭上開始滴汗，對旁邊的葉掌櫃嘀咕道：“前兒說的廣告，效果未免也太好了些，怎麼今剛開張就湧了這麼多人來。”

葉掌櫃對廣告這兩個字卻不陌生，笑嘻嘻道：“聽說東家手裏拿著那位曹先生的書稿，六十八回之後，隻有咱們獨家付印，僅憑這石頭記的名聲，便足夠吸引這麼多人。”他頓了一頓，笑嘻嘻道：“當然，大家主要是來看您，看看一位能夠殺死八品高手的少年詩家，是個什麼模樣。”

範閑一怔，咕噥道：“咱家身長不是八尺，身寬也不是八尺，有什麼好看的？”

[上一章](#)[回目錄](#)[下一章](#)